

周纲 著 报告文学

支格子阿鲁的



抖动两臂强羽，
扬起黑色披衫，
你生来是只鹰，
在大渡河上盘旋……



四川民族出版社

804381

周 纲

支格阿鲁的 子孙们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MINZUCHUBANSHE

责任编辑：胡 华
封面设计：周宝工
技术设计：李明德
插图：万一兵
摄影：王 桦 陶宏伟

支格阿鲁的子孙们（平装）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都江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94千 插页：8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3500册

书号：ISBN7-5409-0420-8/I·89（平装） 定价：2.35元



《支阿鲁的子孙们》在《现代作家》1989年第九期发表后，四川省作家协会、《现代作家》编辑部隆重召开了作品讨论会。左起：贝史志捷、曲木果木、周明耀、海内凡、冯元蔚、吕红文、老岩哈布、陈进。

序，苏慎
论会
四川著名作家、评论家、教授出席了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杨汝岱、左一、副书记冯元蔚、左二、接见作家阿纳，勉励他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接见时，乐山市副市长贝史志捷、右一、等在座。



罗通达副省长，左二 省财政厅副厅长徐文炯 左一 在峨边听取贝史志提 史志义，
黄高祥，老岩哈布 张海波，汇报有关水电开发的情况



余纪华主持召开“峨边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

左起 冉南勋、肖永光、易亚林 罗春初、余纪华、
彭元江、周林京 黄增懋、岳映涛、刘宁



李为果（左三）同峨边民族中学、峨边中学的部分教师座谈。



杨家全（左一）视察林区



在野兰溪，贝史志提向李兆亮
（左一）介绍当年造林情况

峨边铁合金厂和电石厂一角



周树清、易亚林和
新林乡干部在四屏山下
研究森林涵养水源（左
起：易亚林、李热烈、
周树清、周兴和、李克
地曲、赵兴福）



夏家沟水库周围的人造林



交换服装——彭国平 摄
日本广播电视公司友人在勒乌与彝族青年



左起：曲木双双、老岩哈布、司徒零波检查林工苗的苗圃



欢乐的彝族锅庄（刘世高摄）



作家周钢（右二）和勒乌林工商经理吉底挖古（右六）以及彝族群众合影（万炳桂摄）



峨边民族中学学生们正在学习



大渡河畔峨边新兴的基础工业群



花面般的峨边新林水电站。

上由房坪 觀察連生丰产林
李克达喜、许大伦、万柄桂在
左起 王录秋、曲别、机、



波尔、宋希位等
左起 王良鸣、毛世家、张卫、司徒
司徒波尔和大堡水电站的建设者们



海来张加和曲木果木、汪邦洲、黄正弟在一起总结
交流群众承包荒山造林经验

目 录

引子：因为悲伤，他留下一声叹息…………… 1

上篇：

1. 饥饿的信息是布谷鸟传来的…………… 5
2. 乍暖还寒时候……………14
3. 俄甫阿姆郁郁葱葱的山林……………22
4. 吊死给你……………26
5. 居木吾吾的儿女们与丝绸之河……………32
6. 骨头……………37
7. 站起来，我是第一个……………39
8. 春天不会骗人……………46
9. 走出死亡河谷……………50

中篇：

10. 太阳是奴隶的披衫……………54
11. 鹰之血……………61
12. 只要云雀愿飞总有飞到目的地的时候……………68
13. 你从哪里来……………70
14. 谁将背负历史在文化的积习中蹈行……………73
15. 知识之果是一件危险的东西……………79
16. 从箭竹里流出的是清泉……………89

17.光明的负荷	97
18.勤劳的人只需要一粒种籽	101

下篇：

19.迈克尔和峨边有识之士	104
20.出生在阿培尔抵山的姑娘流下两滴 眼泪	113
21.东方吉吉雅	121
22.灵芝	124
23.曲木果木的愤怒	131
24.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141
25.命运给人生穿上残酷的衣裳	145
26.爱都能如愿	151
27.夜的温柔	161

尾声： 瓦侯天神的伟大杰作	165
----------------------------	-----

附录： 《支格阿鲁的子孙们》讨论会纪要	167
----------------------------------	-----

引子：因为悲伤，他留下一声叹息

我好像看见祖先的天菩萨被星星点燃
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肌肉是群山的造型
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躯体上长出了莽子
我好像看见金黄的太阳变成了一盏灯
我好像看见土地上有一部古老的日记
我好像看见山野里站立着一群沉思者

读着吉狄马加凝重而深沉的诗句，仿佛这位著名的彝族青年诗人又坐在我的对面，望着他那双纯净而深邃的眼睛，听他如歌如吟般讲述着那些古老苍凉的故事。我也陷入了沉思。一位社会科学家曾说：“文化是坟墓，神话是其中的精灵”，而“神话总是在我们的身边打转”。这位学者还说：“人世沧桑，从愚昧到不那么愚昧，沉甸甸的历史不就换得人们的一点轻松和幽默？”

他说不能。因为重负还在。

我觉得山野间有一缕庄严的彝魂。

英雄支格阿鲁向我们走来。

支格阿鲁有一副非常善良美好的心肠。他想给勤劳耕作的人们造一片坦荡丰沃的土地，于是和他的妹妹相约，一个向南一个向北。支格阿鲁向北走到阿米特洛山，他的母亲兰惹莫仕喜死了，支格阿鲁心中万分悲痛。

他手中的神斧从天上失落下来。

被神斧撞击的地方变成千山万壑。

神斧把大地砍了一条口子。

这条口子就是大渡河。

支格阿鲁在依子垭口火化了他的母亲，在掩埋骨灰的地方插了三根柳枝。

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转身走了。

于是这里终年都有浓浓的雾。

于是这里遍山都是青青的树。

我站在海拔二千八百米的依子垭口。我向那一方坦平的草场轻轻走过去，我害怕惊醒了这位创世纪的伟大女性。草场中，既没有土堆垒起的坟茔，也没有青青的三棵垂柳。我在草地上坐下来，望着天。天很蓝，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使我的心感到非常温暖。我想起吉狄马加在他的一首诗的题记中曾这样写道：“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

我是正好面向兰惹莫仕喜的。

我听见呜呜的纺线声了……

她是无处不在的。她坐在岩边，光彩可以照到天上；她站立在山巅，美丽的影子可以映到山下。如果掬饮一捧她喝过的山泉，哑巴都会动情地歌唱。

我站起身来。

阿米特洛山是分水岭，依子垭口是两县的交界。南面是气候干燥地势平缓的美姑，北面是湿润葱茏险峻雄奇的峨边。此刻时令虽近暮春，然而高山奇寒，地面和树梢都还压着残雪。杜鹃花美丽的花蕾，还羞怯地藏藏。只是山风吹来不那么料峭罢了。

这时候有一罈泡水酒该有多好！

然而不饮也醉。

我醉于这山、这水，醉于这内涵深广的神话故事，醉于兰惹莫仕喜的善良、勤劳，醉于支格阿鲁和他子孙们的英勇与无畏。我还想，历史会不会在一瞬间倒回来呢？也许有一天，地球反绕着太阳转，那时，我会不会仍然站在这里，对着莽莽群山大声呐喊：

“我——是——彝——人！”

我希望兰惹莫仕喜是我的母亲，我希望支格阿鲁是我的兄长，或者我是支格阿鲁的子孙。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呢！人在神奇的地方常有神奇的幻想。人，最痛苦的是没有幻想没有希望。

今天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五月。

我希望我的希望不要在寒风中颤栗。

我希望我的幻想不要在高飞时折了翅膀。

我是一个崇拜英雄的诗人。

彝族人民是崇拜英雄的民族。

多么神奇的伟力！支格阿鲁，你不是向我走来了吗。那么，就带着我从现实走向洪荒。且不必顾虑，当我用我虔诚的心敲开那扇沉重的大门之后，雄鹰会用它那搏击风云的翅膀把我驮回来。不是吗？

我看见远古洪荒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

我看见未来文明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你看，他来了！

上 篇

1. 饥饿的信息是布谷鸟传来的

一个二十七岁的汉族青年策马而来。

轻捷的马蹄叩响寂静的山林。山谷的回声似啄木鸟叮叮的敲击。这生命的音响是大自然的天籁，使人类的灵魂苏醒。

他要去西河区的所在地勒乌。

用不着别人介绍，童高祥知道他所去之处是个富饶的地方。在这片七百九十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八十七万亩原始森林，而且早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粮食就已全部自给。挣断了奴隶镣铐的彝族人民，欢欣似遍山盛开的索玛花。他虽然不太懂彝语然而他懂得人心。他的生身之地就在与西河区紧相毗邻的峨边县的大堡。

翻过依子垭口，公路沿西溪河蜿蜒而下。不远处，是海拔四千二百余米的特克马鞍山的皑皑雪峰；近处，是密匝匝连鸟儿也难飞出的森林。白练似的飞瀑，丁冬的流泉，应和着阵阵松涛，似亲人程程相送。

童高祥轻快地抖动着缰绳。

是风把一脸的微笑吹散？童高祥越往前走心越下沉！这是不该有的情景然而却是实实在在惨不忍睹。从依子垭口到勒乌不到二十公里的路上横陈着十七具尸体。

都是饿死的。

人道是“三年自然灾害”。这种宣传可以骗别人却骗不了从九岁就下地干活解放后一直在基层工作的童高祥。良知被假话撕裂。

这是人祸！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不是会笑吗？

然而人类更多的时候在哭！

他此刻去找谁？

迎接他的是孤魂野鬼。

马蹄滞重，惨惨阴风。次日，他还须继续前行，一路经过克斯哈曲、斯合，抵达与汉族聚居区接壤的金岩。金岩的团结村五十余户死了十九人，而活着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把死去的亲人抬出去。整个西河区剩下不到四千三百人。前任区委书记却还向上级报告说这里每天人平一斤二两粮食。而且，在上缴完三百八十万斤征购之后，又于正月间点种包谷。吹破天的大跃进民歌是艺术的狂妄，而早于节令一百多天落地的种籽却是科学的冤枉。

请问：刺芭花几月才开？

童高祥伫立马上，头埋在胸前。